

# 戎馬生涯 (十四)

## 李品仙

### 第十戰區司令長官

敵軍打通平漢線之後，五月下旬，復在湖北發動攻勢。此次攻勢，由後來敵軍之行動判明，旨在繼打通平漢線之後，繼續打通粵漢、湘桂兩鐵路，溝通北起我國東三省，南達中南半島之陸上動脈，以延續其戰爭的命運，因此時日本海軍在太平洋連續為美軍擊敗之後，海上運輸已頻中斷，不得不集中全力於陸上，求取各戰場之聯繫也。惟此時我國於苦戰七年之後，戰力消耗過甚，美國雖已給予軍經援助，無如當時中印緬公路尚未打通，美援物資裝備完全仰賴自印度超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峯實施空運，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故敵軍遂長驅直入，長沙、衡陽相繼失守，是年底，桂林、柳州亦告陷落，敵軍先頭且竄抵貴州之獨山附近。這是自抗戰開始以來日寇攻勢最兇猛的一次，成都、重慶都不免為之震驚，真是鷄鳴不已而風雨如晦，黎明前必有最黑暗的一段。

日寇佔領平漢線之後，豫皖鄂邊區與第五戰區長官部的地面連繫為之受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軍事委員會電令，將原來的豫皖鄂邊區

，加上山東的大部，蘇北及豫東劃為第十戰區，命我為第十戰區司令長官，統一指揮區內黨政軍的一切事宜。三十四年元月十二日於立煌成立第十戰區司令長官部，正式就職。

第十戰區的作戰區域為平漢線以東，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區。所統轄的作戰部隊，除原有的二十一集團軍外，何柱國的十五集團軍，陳大慶的十九集團軍，以及牟中珩的山東挺進軍，陳王懋功的江蘇挺進軍，張軫的豫東挺進軍，程汝懷的鄂東挺進軍等，都編入本戰區的戰鬥序列（詳見第十戰區戰鬥序列表）。

戰區司令長官部係由原來的豫皖鄂邊區總司令部改編而成，由原來邊區總部的參謀長董英斌將軍改任戰區長官部的參謀長，戰區政治部主任則由原邊區黨政總隊長丘國珍中將調任，同時黨政總隊亦改編戰區，歸戰區政治部指揮。山東挺進軍總指揮牟中珩，蘇北挺進軍總指揮王懋功，都分別兼山東、江蘇兩省政府的主席，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何柱國奉中央統帥指示，擔任戰區臨泉指揮所的主任，因此他們三人都兼任戰區的副司令長官。

緊接戰區長官部成立之後，在立煌召開了第十戰區的首次作戰會議，各集團軍總司令及挺進軍總指揮或其代表均前來與會。會中決定各部隊之部署及作戰任務以及指揮關係等。那時蘇北、魯南已在匪新四軍盤據之下，各該省的省政府主席兼挺進軍總指揮事實上均不能進入其轄區指揮作戰；因此，江蘇省政府及蘇北挺進軍總指揮部暫駐皖東之天長，山東省政府及山東挺進軍總指揮部則暫駐阜陽，以後相機進入各該省區作戰。十五及十九兩集團軍在商邱、臨泉一帶。為統一協調該兩集團軍之作戰，奉命於臨泉設立戰區長官部之指揮所，以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何柱國，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陳大慶分別擔任臨泉指揮所之主任、副主任。

### 第十戰區戰鬥序列表

- 第十戰區司令長官部駐立煌
- 司令長官李品仙
- 副長官王懋功
- 副長官（兼臨泉長官部指揮所主任）何柱國
- 副長官牟中珩

參謀長董英斌

第二十一集團軍

總司令李品仙

副總司令張 淦

第七軍 軍長徐啓明

第一七一師 師長

第一七二師 師長

第一七三師 師長

第四十八軍 軍長

第一三八師 師長

第一七六師 師長

第八十四軍 軍長

第一七四師 師長

第一八九師 師長

第十五集團軍

總司令何柱國(兼)

騎兵第二軍 軍長

騎兵第三師 師長

第五十一軍 軍長

第十四師 師長

第一一三師 師長

第一一四師 師長

騎八師 師長

暫二旅 旅長

暫三旅 旅長

第十九集團軍

總司令陳大慶(兼長官部臨泉指揮所副主

任)

暫一軍軍長

王毓文

第三十三師 師長 段海洲

第二十九師 師長

第十二軍 軍長 霍守義

第一一師 師長 孫煥彩

第一二師 師長 于一凡

山東挺進軍(駐阜陽)

總指揮李延年

副總指揮李延年

暫二師 師長 趙呂原

暫三十六師 師長 劉世銘

其他各地區之游擊部隊(略)

### 苦戰八年日寇投降

民國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六月，美英法聯軍在諾曼第半島登陸，向歐洲大陸進軍，接着以疾風閃電之勢，恢復了法、比、荷諸國。是年底聯軍越過齊格非防線陳兵萊茵河畔；至此歐洲方面的戰事，已實際接近尾聲。同一時期美軍在太平洋也開始採取積極的攻勢。在中國戰場上，日軍雖集中全力豕突狼奔，作最後掙扎，企圖苟延其悲運的到來，但我們已可確定勝利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三十四年一月底，中印公路隨我軍在緬北的節節勝利完成通車，美國援我軍用物資開始源源輸入。國軍部隊經過短時間的補充整頓之後，亦開始在各戰場上發動攻勢。我國對日抗戰顯示即將轉入反攻階段了。

五月七日，時我正在重慶出席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德國正式向美、英投降，歐

洲的戰爭已告終止。當時我認為，只要美國把用在歐洲的軍事力量轉移一小部份至亞洲戰場，日本的抵抗便可迅速瓦解，但我絕未想到僅僅在三個月之後，日本便宣佈無條件投降了。日本出乎意外的迅速崩潰，自然是兩顆原子彈的功勞，不過就當時的情形，縱使沒有原子彈，日本也決不可能再拖上一兩年之久。

我於五月底自重慶出席六大大會回到立煌之後，立即加緊各種軍事準備，迎接反攻的新形勢；預期全面開始反攻時，我第十戰區即向徐州一帶進軍，並準備開放連雲港使美軍直接在中國東海岸登陸。

八月六日，美軍投擲第一枚原子彈是日本的廣島，八日第二枚原子彈繼投於長崎，日本朝野為之震怖。同日投機的蘇俄亦對日宣戰。在此種狀況下，日本如再不及早投降，則戰爭的毀滅性可能使日本萬劫不復。於是，日本政府於八月十日正式照會瑞士轉達中、美、英、蘇四國請求投降。

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立煌軍民直至十五日晚間始獲知此一令人興奮的消息。十五日上午，我原已召集本戰區的軍長、集團軍司令，及各副司令長官在長官部開會。是日適值週末。晚間有晚會上演平劇。當正在觀賞平劇時，傳來美軍顧問組方面的不斷槍聲，接着曳光彈在夜空滿天飛舞，正擬遣人查詢究竟，即接獲統帥部來告電知日軍投降的消息，同時顧問團連絡組的通報也是如此。當即轉知戰區所有部隊及黨政機關，以及軍民人等。這個消息發佈之後

，立煌的軍民奔走相告，如醉如狂，彼此見面喜不自勝，相互擁抱而涕淚縱橫者比比皆是。情緒之熱烈感人，誠非筆墨所能形容也。

我得到這一消息之後，自然也是感奮無比，當夜興奮過度不能成寐，想起杜甫那首「塞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詩反覆吟哦。然

而軍人當久了，在極端危險、悲傷、或興奮的時候，自然會產生需要冷靜的警覺。我想到復員接收的各種問題，也想到今後國家建設的各種阻礙，後來事實證明，我們對這些問題都不應盲目的樂觀。

翌日我分別指示戰區的參謀長及省府的祕書長，下令所有各部隊、機關，除停止主動對敵攻擊外，一切照常工作，尤其要慎防匪徒及不良份子的非法活動。同時立即召集在立煌附近的各黨政機構主管及部隊師長以上指揮官開會，指示受降接受的各项準備工作，以免臨事倉皇發生錯誤。以後在本戰區及接收工作方面能有條不紊者，未嘗非此次會議之功也。

九月九日，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代表最高統帥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此時本戰區的受降接收準備工作概已完成。翌日，即在立煌開軍民慶祝勝利大會，所有在立煌的軍民、學生及美國人員在內，不下數萬人，歡呼聲、炮竹聲、鼓樂聲震動山谷，其盛況為前所未有。午後舉行聚餐會，機關、部隊自不用說，民間亦家家置酒互相邀飲，狂歡竟夕。醉臥地上者比比皆是，尤以美軍官兵為最多。是夜余亦歡飲微醺，興奮不能成眠，因作七言絕句及律詩各一首。

### 欣聞日寇投降七絕一首

歡欣鼓舞遍塵寰，捷報相傳百二關；苦戰八年終勝利，凱歌齊奏大刀環。

### 同前題又七言律詩一首

陣裏忽傳日寇降，翻教熱淚溼征裳；初聞捷報疑狂嘯，的是盟軍破夜郎；八載備嘗新膽苦，一朝贏得國魂香；天河洗甲還都日，又是河山重建忙。

### 徐州蚌埠受降經過

慶祝大會完畢之後，奉統帥部命令派我為徐州、蚌埠地區受降主官。九月十一日正式召集各有關部隊及單位開會，決定受降及接收事宜，其大要如左：

(一)蚌埠由長官部負責接收，徐州由何副長官柱國協調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陳大慶負責接收。安慶由四十八軍軍長蘇祖馨負責接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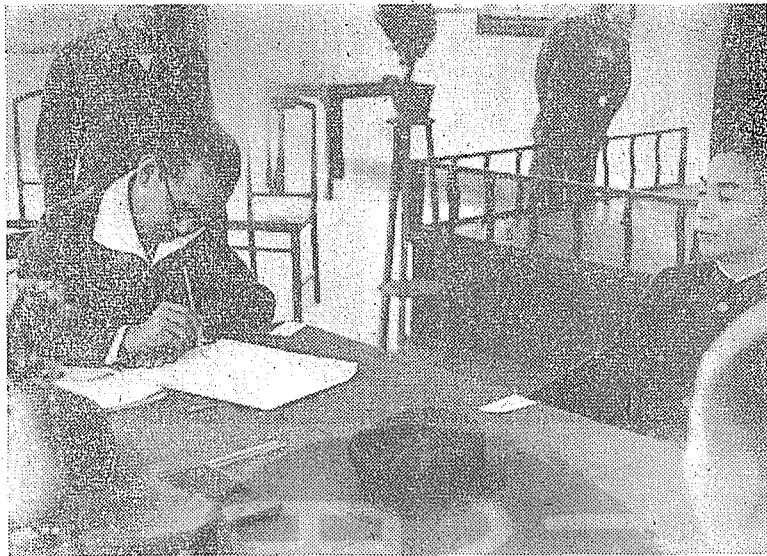
(二)接收時間由各負責接收之主官規定後通知日軍指揮官遵照辦理。

(三)地方行政事宜，在安徽省境內者，由安徽省政府派委員一人負責接收；徐州區由江蘇省政府派委員一人負責接收。

(四)各地區內日軍人員、馬匹、武器、彈藥、裝具以及其他軍用物資，應分別責成日方造具清冊，集中於指定地點，聽候點驗及接收。

(五)投降日軍官兵於點驗後，仍由日方派人負責管理聽候遣送回國。

(六)戰區政治部編組三個接收督導組，分別配屬徐州、蚌埠、安慶各地區之接收主官，協助督導接收工作。各地區之政治工作隊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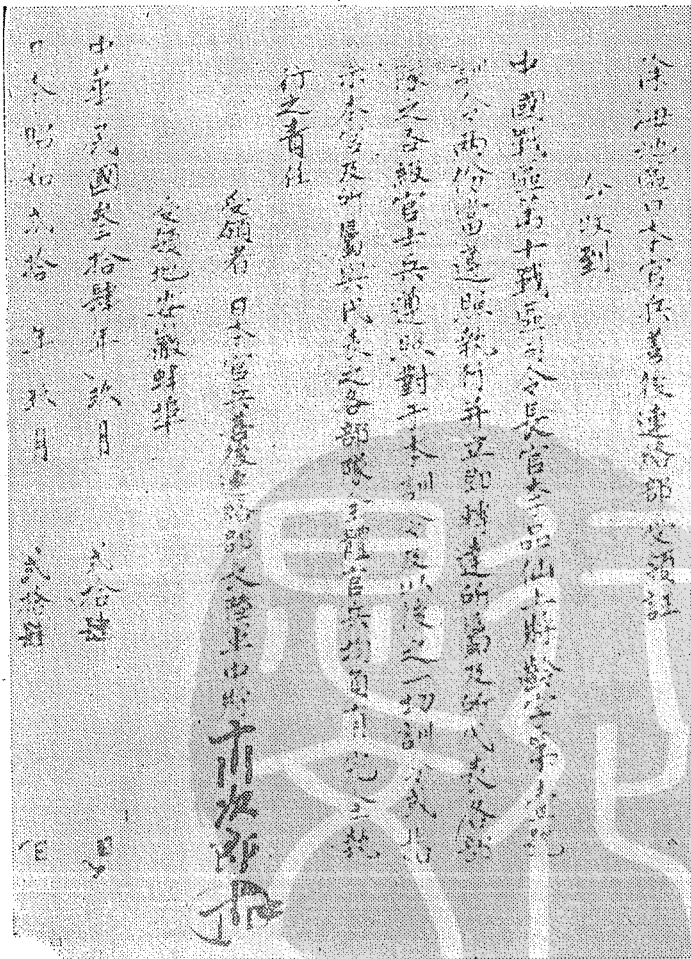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在徐海地區接受日軍投降

攜帶各種佈告與曉諭日軍官兵之文告等。會議完畢之後，即分令第七軍進駐蚌埠、四十八軍進駐安慶、第十五及第十九集團軍進駐徐州。同時以備忘錄送達本戰區日軍負責指揮官十川次郎中將，諭知本戰區受降接收規定事項及各地區接收指揮官，着其於規定時間內派員向我各地區接收指揮官接洽投降繳械事宜。隨後我於九月十七日率領長官部各主要人員自立煌前往蚌埠主持本戰區受降工作；經蘇家埠、六安至碼頭集

，改乘民船循淝河順流而下至迎河集，再換乘小汽輪至正陽關轉入淮河，於二十二日下午到達蚌埠。沿途各地父老熱烈歡迎，到蚌埠時，地方民衆扶老攜幼自河岸沿大馬路長達數里之遙，途爲之塞，萬頭攢動，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聲震雲霄，余命坐車緩緩前駛揮手致謝。降軍指揮官十川次郎以下各級軍官亦列隊歡迎，但見彼等面容嚴肅，其心固黯然也。

二十四日下午正式舉行受降典禮，儀式簡單



日軍善後連絡部長十川次郎拜收本文作者訓令之收據。

肅穆；我以受降主官身份率隨同受降人員坐於上方，日方投降主官十川次郎及其隨員，卸除佩刀後由衛兵導引坐於對首下方。然後我以訓令一件交日方投降主官十川次郎，彼閱讀後立即簽署再呈交與余，並口頭表示日本軍隊絕對服從命令，遵照規定繳械。余領首示意，日方投降主官及隨員敬禮退席，隨後鳴炮二十一響，樂隊演奏國歌，全部儀式即告完畢。

在典禮進行中，我回想抗戰八年我同胞遭日寇荼毒之慘狀，與目觀今日日軍投降之情景，真是無限感慨。是晚舉行慶祝宴會，宴後感懷往事，歷歷在目，因賦七言古詩一章，題爲接受日軍投降有感，抄錄如下：

蘆溝橋邊戰端起，吹角鳴戈自此始；  
漫天烽火遍神州，塞北江南盡摧毀；  
堂堂華夏竟蒙羞，怒髮衝冠報國仇；  
百萬男兒爲戰死，凌雲壯志五千秋；  
江淮秋深早飛雪，霜風勁草天邊月；  
彈雨槍林難爲炊，據鞍渴飲蝦夷血；  
滿地砲聲製錦衣，糧車輾道中馳；  
叮嚀猶憶爺娘語，不斬倭奴誓不歸；  
黃塵頂洞張天幕，旗影逶迤聯粵鄂；  
殺氣騰空作陣雲，敵騎瑟縮依地廓；  
頻年爭戰氣雄豪，拔壘塞旗斬六賊；  
魍魅猖狂何日已，丘陵難比岳雲高；  
長江南北皆陷阱，泥足深深夢未醒；  
盟軍協力自東來，霹靂一聲繩繫頸；  
當初入寇氣何昂，掠地攻城似虎狼；  
此日降城高築就，棄戈匍匐似羔羊；

歡聲鼓舞揮熱淚，復國同登太平世；三軍共舉慶功杯，齊祝河山衣帶礪。

翌日蚌埠地區即由第七軍部隊開始清點接收，然後轉報中央處理。對投降日軍指定其駐紮地點並配發給養，聽候遣送；在未遣送前，由我軍指定整修附近道路及整理市容等勞動工作。

蚌埠受降接收工作處理完畢之後，於十月初，率同戰區政治部主任丘國珍，及有關幕僚人員前往徐州督導。徐州父老對我之歡迎與蚌埠無少異，此皆八年來處日寇鐵蹄之下受盡折磨，一旦勝利欣喜若狂的自然表現。翌日即為雙十節，徐州各界舉行慶祝國慶及勝利大會，同時舉行閱兵典禮，盛況空前。余於大會後出席徐州各界的座談會，即席報告八年抗戰情形與日寇投降經過。翌日復召集黨政軍各部門首長，聽取有關接收事項之報告，並給予有關指示。越二日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亦來徐州視察，除聽取各部門的接收報告及本戰區的軍隊部署外，因當時共軍已在魯南企圖蠢動，乃指示以十九集團軍開赴泰安、兗州、曲阜一帶，防護津浦鐵路。

### 司令長官復員會議

余原擬在徐州事畢即回蚌埠，不料盤據蘇北之共黨匪軍竟開始發動叛亂，向徐州以南竄擾，將徐州與宿縣間三堡附近之鐵路予以破壞，雖當即派遣郝鵬舉部自徐州向南，同時電令第七軍以有力之一部自蚌埠向北合力進剿，該匪旋即向蕭縣方面逃竄，但破壞之鐵路一時無法恢復通車，直至十月二十一日我始單獨乘飛機返回蚌埠，其

餘隨員及衛士便只好由隴海路至商邱再改乘汽車經亳縣返回蚌埠了。

回至蚌埠後，於十月底又出發往大通及安慶兩地視察。為便於處理該兩地投降之日軍，並令日軍第六軍團之參謀長隨行。我們一行先乘火車至南京，而後乘永濟艦溯江西上至大通，再往安慶。船行無事，因召日軍參謀長閒談；我問他日本為何失敗？渠良久始答，謂日本失敗之主因在於科學落後。余察其意乃指美國之原子彈而言也，因為之解說，大意謂，科學落後其一端也，但不盡然。以科學發達言，日本固遜於美國，但較之中國則優越甚多，然而何以日本侵略中國八年之久迄無結果？八年來日本憑軍事技術的優越攻佔很多中國的城鎮，但不過是一時佔據而已，此等地區的人力物力仍在中國政府掌握之下，日本對勝利的成果並不能消化利用。日本佔領下的許多地區，人民耕種、貿易、工作一如平時，其收穫所得的糧食、物資並不向日本納稅，却仍然向中國政府繳納。壯丁亦不逃避兵役，仍然輾轉跑往後方向中國的軍事單位報名入伍。可說日本只有佔領之名，而沒有佔領之實。中國土地之大，大過日本數十倍，人口之多，亦超過日本近十倍，日本佔我我國的地方不過點線而已，未佔領的地方固然有豐富的物力、人力可供我利用，即使淪陷的地方，人力及物資亦未損失，縱再戰十年仍然無虞枯竭。反觀日本，早在美國原子彈落在廣島、長崎以前，維持戰爭所需的人力、物力，便已顯露捉襟見肘不能支持的模樣。日本對付中國本已力不從心，還要加入軸心國捲入世界大戰

與美、英為敵，試問日本以這樣的國力如何能長久支持這場戰爭，勝敗之數不待原子彈便已判然了。原子彈的威力誠然可怕，不過也因對象而異，假如你們日本用原子彈轟炸中國，以中國之大便決不是幾顆原子彈可以屈服的。渠唯唯稱是，並說日本主政人物委實過於近視，說畢太息一聲似有無限感慨。

十一月五日抵安慶，蘇副總司令（蘇祖馨時已升任二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率各軍師長及地方各界人士民衆團體萬人迎我於江岸。座艦靠岸時，河灘上人羣擁擠，手中揮舞着小旗，歡聲雷動，熱烈情形較徐州、蚌埠尤有過之。

安慶在抗戰以前原是安徽省會，抗戰初期迭遭日機轟炸，原省府各機關的房舍，悉遭摧毀，蕩然無存，以致勝利後省政機關無法遷回安慶，決定暫時遷駐合肥辦公。因此，我到安慶後只有將行轅設於同仁醫院。翌日，安慶各界舉行慶祝勝利凱旋及歡迎大會。我出席接受各界的歡迎，並即席致詞，代表中央政府並以省主席身份對安慶各界父老致問候之忱，並對他們在淪陷期間所受的痛苦表示關切。會後召集黨政軍各部門首長及地方各界首腦及民意代表等座談，詢問地方情形及徵詢復員後對於地方與革之意見。

我在安慶住了三天，董參謀長英斌自南京乘專機前來安慶，謂奉何總司令命令，各戰區司令長官在南京集合，一同前往重慶出席復員會議，特派機前來接我。於是即將安慶地區接收事宜交由董參謀長及蘇副總司令處理，當日即搭乘派來之專機飛京轉渝。（未完）